

師爲無足尊重，於是黃自號曰：無「畏」；梁自號曰：非「盧」；狂妄之態，達於極點，林聞而痛絕之，曰：「彼小子背師忘本，將來不可測，非吾徒也，捫之門外可耳」。後來抗戰軍興，黃、梁果俱甘心暗聽日人之驅使，出賣祖國，卒至先後伏國法以終，蓋狂妄之徒，必落得如此下場，林固早已料之矣！

桐江憶舊

蔣山

浙江，古稱漸水，因爲它曲折如之字，所以又叫之江。上游有二支水源：北面一支源出安徽歙縣，叫做新安江，俗稱徽江；南面一支叫做蘭江；二支水在建德縣東南的東關地方匯合流至桐廬，叫做桐江。到富陽，叫富春江。到舊錢塘縣境，叫做錢塘江。

在公路與浙贛鐵路尚未興築以前，這條江是舊金衢、嚴、處、四府所屬各縣通達省會杭州的大動脈。那時，從蘭谿到杭州水程三百六十華里要走三天：第一天搭公司船到東關，第二天到桐廬，第三天乘小輪船到杭州南星橋。後來蘭谿到桐廬下水船縮短到一天，不過上水還是要兩天。民國十八、九年開始通滑艇，早晨自杭州動身，當天下午可以趕到蘭谿喫晚飯

。以上是一般交通情形，如果時間與經濟都寬裕的話，自然也可以專僱一隻帆船，順流而下，或溯江向上，自由自在的航行。

筆者幼年曾隨父親在桐廬就過一段時間。長大以後，又在杭州，上海讀書，每年寒暑假回鄉，這條江是必經之路，直到浙贛鐵路通車，方才捨水就陸。抗戰勝利復員的時候，由於浙贛路金抗段未通，又從水路走了一次。經過東關，桐廬，都會上岸觀光，除了桐廬碼頭上一座旅館被日機炸去屋頂以外，街道情形，好像與十多年前一般無二。

東關高踞桐江上游西岸，離建德縣城約五華里，沿江僅有一條很短的石砌街道。沒有裁厘以前，這裡設卡征稅，停船較多。五茄皮酒是東關的特產，旅客路過多少要買幾瓶。會喝酒的，一瓶五茄皮，一紮小豆腐干，正好消磨船上的無聊時間。

東關下去是烏石灘，水落時兩岸烏石纍纍，一眼望去，恍如成群的黑羊。這裡地勢傾斜，水流湍急，船隻上灘，無異過關。人手少的船，往往採取合作方式，集中人力，一隻一隻的連撐帶拉的弄上灘。有的在岸上拉棒，有的在船上撐篙，有的在水裡推船。船夫用力撐船的。吼聲，船底擦過沙石的沙沙聲，急流沖擊船頭的激盪聲，頭篙用術語通知掌舵的「缸灶面」，「桅面」的喊話聲，和義烏船夫間發生爭執衝口而出「娘借弄倒」的對罵聲，交織成混雜一片。

過了烏石灘就進七里隴。以前進隴的船都要點香燒黃表紙默禱龍王保佑，施助一陣清風。據船駕長說：「七里隴有風七里，無風七十里」。這充分表現落後社會靠天吃飯的心理。

七里隴離建德約四十華里，兩山夾峙，水深流緩。隴裡有兩座聳立在江岸的巉崖，東邊一座叫東台，是東漢光武劉秀的同學嚴子陵隱居垂釣的釣台。西邊一座是宋末謝皋羽爲文天祥死節設主哭奠的所在，叫做西台。筆者有一次雇船過七里隴，特地泊岸登上釣台憑弔。釣台上有個石亭，額題「高風千古」四個大字，筆力猷勁。台下左首是嚴祠，供嚴子陵的神主，內有一塊石碑，上刻苑仲淹做的嚴子陵先生祠堂記，也是古蹟之一。

出隴下駛三四十華里到了桐廬。這個小縣城位置在桐江與分水的滙合點。隔水是桐君山。據嚴州府志一說：桐君是黃帝時人，採藥求道來到這座山上，倚在一株桐樹下休息。有人問他姓什辦？他悶聲不響祇用手指指桐樹，因此就叫他「桐君」，叫這座山做「桐君山」。後來桐廬縣的名稱也是此而來。桐君山不高，筆者小時隨父親渡江上去玩過，好像祇一個廟宇，祀奉唐時死守睢陽的張巡。神像赤面虬鬚，用整塊檀木雕成。肚內有條通路，從神像口裡投進一枚錢幣，可以一直落到神座底下那個錢櫃內，鏘然有聲。我們叫他「吃錢菩薩」。遊客多心甘情願送錢給他吃，只樂得廟祝笑逐顏開。

桐江盛產一種小魚，不知道那個會動腦筋的商人把它弄了乾裝在瓶子裡出賣，美其名曰「子陵魚」，據說很好吃。不過桐廬的鮓魚倒是有名的，每屆五月魚訊，漁船出江捕魚，捕到第一條鮓魚，照例獻給縣知事先嘗新。到桐廬而不吃蒸鮓魚，等於到杭州西湖而不吃醋溜魚同樣的憾事。

提起吃魚不禁又勾起悲痛的往事來。記得民國十五年放暑假，父親教我隨六山伯祖和季豪叔自杭州坐划子回蘭谿。一舸歸里，三代同舟，很是快樂。六山伯祖才氣橫溢，從小就由高祖母唐太夫人背着教他唸詩，十一歲中秀才。扶危救困，仗義疏財，人稱浙東俠士，早年加入老同盟會，蹈湯赴火，視險如夷。民國成立後，安於淡泊，始終沒有對人談起他以前參加革命的事蹟。那時年近古稀，精神還很矍鑠，身裁不高而十分結實，講話聲如洪鐘。他對我們有說有笑，沒有年齡，輩分的距離。我們雇的是蘭谿洲上本地船，船不太大。五十多歲的船主小老虎親自掌舵，他的大兒子常夥計，老牽手煨茶燒飯兼打雜。一路有風揚帆，無風搖槳，兩天就到桐廬。六山伯祖愛喝酒，隨身帶了一杯花雕，江上碰到漁船總要買幾尾鮮魚交小老虎的賢內助煎好下酒，而且一定要邀小老虎對乾幾杯。到了桐廬又向漁船買了一條大鯧魚，不料他老人家吃了以後，第二天就不舒服，趕回蘭北故里，醫藥罔效，竟與我們永訣，現在想起來還是悼念不已！